人生憑闌處

目送

童心

他在我身邊睡着了——腦袋一歪，不偏不倚，正搭在我的肩膀上。我甚至能聽見他的鼻息，那種極度疲累和睏倦之後的深睡，但顯然這鼻息又那麼年輕，那勻稱的節奏裏沒有半點「鼾」的雜音。我不由得調整自己的呼吸，讓身體盡量保持平穩，小心翼翼地，生怕弄醒了他。

其實，我早就注意到他了。從荔景到社區的這趟巴士，是我年復一年返工放工的交通工具。晚上10點之後，幾乎都是上班一族，或是西裝革履、紅光滿面，或是一身便服、滿臉倦容。所以，當穿着校服的他，在中途上車時，格外惹眼。瘦瘦高高的個子，略有些鬈曲的黑短髮，高挺的鼻樑，皮膚白皙，更添了一份斯文。他將小提琴從肩上卸下來，抱在懷裏，小心地坐在我身邊的位置上，生怕驚擾了我，還衝我禮貌地微笑着，像是表達一份歉意。於是，我對這個頗具行為素養的學生一下子好感倍增。

大概也正是因為這份好感，當他在我肩膀上睡着的時候，我就格外不忍心將他喚醒。上橋、下橋、轉向，車輛在公路上疾馳，我不斷地暗暗調整自己的用力方向——這個忙碌了一天學業又練了一晚上琴技的學生，或許是太勞累了。

一刻鐘後，到了終點站，司機大力的急剎車都沒有晃醒他。我輕輕地拍了拍他。他揉揉眼，一下子臉紅了。他連連說着「不好意思」，然後收拾東西下車。幸好，他和我住在同一個社區，也便沒有坐過站。

我們的家在社區裏的不同角落。簡單地聊了幾句，我們便分手了。當我行到轉角的時候，不經意間地轉身，我竟然發現他依然站在我們分開的地方，一直目送我。見我回頭張望，他又衝我揮了揮手。

多年過去，那目送的情景，一直在我心頭，傳遞着溫暖的默契。

心窗常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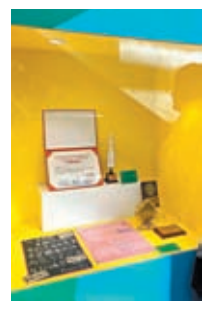
兔走龍翔 回眸三最

潘金英

2024年2月5日（年廿六），是兔年最後的一個星期一，下周一2024年的2月12日，已是龍年的正月初三了。這兔年人生起落變化大，錯綜複雜，事事難以估量、難以承受，我深刻體悟到人生無常，有不可承受的輕、重，難以遣懷的愛、恨；莫名的痛、情；捨不得的美和醜；溫柔、暴烈，皆可同時存在。

回眸這兔年，有不少好處和變化。我就以「三最」（不分排位列）小結我這兔年吧：

最感謝明珠，我很多網上篇章及得獎作品，都是在她的鼓勵支持下順利完成，第一支小火箭，獎品來自航天徵文大賽；因得了獎而贏得來，此小火箭曾經在灣仔的香港書展文藝廊展出；事緣今年，我們雙雙還獲推選為書展的年度主題作家，在2023年7月一道受邀到會展主持文學講座，和大小讀者分享我倆創作的喜悅，這個最歸功於她。


◆航天小火箭於書展。 作者供圖

第二個最感謝筆嘴老師，明珠和我的小小說多篇，收錄在以莫言為首篇的小小說合集內，書名《青草湖》，筆嘴他既是主編、作者之一，也主持了成書的內外大局，從出版的組稿，寫作的題材、細節，文章的過目、校對、修訂，到設計、報價、社會宣傳，事無巨細，裏外一把手；應做的都勞心勞力做到了！沒有筆嘴老師，我倆何來得和莫言同題書寫？敬佩又盛讚他呀！

第三個是最特殊、最無奈又最意外，同時也是最感動、最需要感恩的，是良人中風以來，儘管親戚很少探望他，但兩位同僚，很理解良人性情，在過往一年中，始終對我良人不離不棄，風雨無阻地每十天八天，即來探望我中風不便行動的良人；所謂日久見人心，兩位同僚每次來，還為良人認真地按摩肌肉及仔細地剃鬚理髮，並留下了暖言勵志的打氣金句開解他鬱結：難得糊塗自在過活快樂休息。對他們心意，我每次都感到無限幸福、同理心，有溫暖的支援。還說：「無他，你丈夫具有人脈，其人待人脈脈溫情，助人多令人動容；幾乎和他結交的舊同僚們，無一不對你先生有高質的評價，他對人很有情義，默默為人無怨無悔，從不問回報，新舊朋友見他健康出事自當大力支持和鼓勵，因此他有福報，也自有緣由哩，祝福！」

琴台客聚

甲辰年共幾天？

潘國森

數以億計中國網民關注二十四節氣起來，但是大多只限於轉發節氣在某天更換的貼圖，不見得大家都真有了解夏曆的基本情況。

今時中國小孩很早就知道「公曆每4年1閏」，本欄讀者則掌握「進階常識」為「公曆每400年97閏」，兩者亦無矛盾。1601年至2000年之間，1700年、1800年和1900年都是平年；按此規則2100年、2200年、2300年亦然。我們在1901年之後出生的好幾代中國人都是「前不巴村（生不遇1901年），後不着店（活不到2100年）！」學「4年1閏」就剛剛好。二三十年之後，中國小學生就要學「400年97閏」了，畢竟他們很有機會活到2100年。

公曆2024年對應中國干支紀年的甲辰年，這甲辰年究竟總共有多少天呢？

夏曆是陰陽合曆，月份用「朔望月」（Synodic Month，月相圓缺的周期），公曆的「月」（Month）則沒有天文學上的意義可言。夏曆每月初一為「朔日」，這天晚上看不見月光。因為月球剛好運行到太陽和地球之間，陽光照在月球背向地球的一面，正向地球的一面則無法反射日光到地球。每月十五日稱為「望日」，剛好地球在太陽和月球之間，這天整個月球都可以反射日光到地球，於是我們就見到滿月。故此正月十五元宵節、八月十五中秋節都必有滿月可賞。附帶一提，日蝕只發生在朔日，月蝕則只發生在望日。

月球兩次走到太陽和地球之間，便是一個「朔望月」，這個周期長短不一，而長遠計朔望月周期平均29.53天，於是夏曆月大30天、月小29天。讀者如果對數字比較敏感，當可估量得到「月大」的機會大過「月小」。

平年12個月。較多6個月大6個月小（6×30+6×29=354天），或7個月大5個月小（355天），5個月大7個月小（353天）則較罕見，甲辰年（2024年2月10日至2025年1月28日）剛好6個月大6個月小，共354天。癸卯年（2023年1月22日至2024年2月9日）雙春兼閏月，13個月共384天（7大6小）。閏年較多7大6小（384天）或6大7小（383天），8大5小（385天）則較罕見。

依此總結，夏曆的年短則353天至355天，長則383天至385天，是最簡單概括的答案。

百家廊

幼稚園裏的升旗隊

振遠

與保良局譚華正夫人幼稚園小朋友們的相識，是在一次義工活動上。八名五歲的小升旗隊員有模有樣地邁着中式步操，把五星紅旗護送到旗杆下，堅定的目光隨着國旗冉冉升起。這一幕，給初到香港的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也激發了想進一步了解的好奇心。畢竟，一些我們在內地習以為常的事物，若是出現在香港，往往會平添幾分難得。

在友人的聯絡下，一日，我造訪了這所位於荔枝角的幼稚園，有機會近距離了解這些香港小朋友的學習生活。園舍在一座公屋樓上，課室、活動室、音樂室、圖書室等功能區被科學劃分，門口一小片戶外區域也開闢為生態苗圃，種上了蔬果，養上了魚龜，多了綠意和生機，小朋友們還會把成熟的收穫贈送給附近需要關愛的老人。

我注意到，在園內走廊兩側，掛滿了各式各樣富有創意的手工藝品，這些作品的原材料則是雞蛋托、奶茶蓋、廢紙板、紐扣甚至是蟹殼等。正是這些無用之物，在孩子天馬行空般靈感的加持下，化腐朽為神奇，成為別有特色的裝飾品，而環保的價值理念也被孩子們傳遞回了他們的家人。

在老師的招呼下，我見到了前次相識的小升旗隊員們。據介紹，升旗隊成立於2018年底，園方意在通過升旗儀式的參與感，幫助孩子們建立對國旗、國歌和國家的認識，孩子只要感興趣就可以報名參與。除了每周一定期舉行升旗儀式外，園方還會組織升旗隊參與政府舉辦的檢閱禮、義工組織的慈善活動等，在全港幼稚園升旗禮比賽中這支升旗隊還獲得過一等獎。可以說，他們已然成為了幼稚園最拿得出手的「金名片」。

如果說組織升旗是最直觀的愛國主義教育，那麼要在孩子們的內心深處真正播下熱愛國家的種子，或許還需要更多孩子和家長們喜聞樂見且潤物無聲的教育內容及方式。

令人欣喜的是，這家幼稚園給出了他們的方案。老師們注重發揮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吸引力和感召力，引導孩子們領悟和感知中華文化的燦爛輝煌和博大精深，從小厚植對國家和民族的情感認同。比如，開闢中華文化展覽室，展陳文房四寶、玉器、宮燈、醒獅等實物和名勝古蹟圖片；編印中華文化知識繪本；開設水墨畫、茶道、唐詩、中藥養生等課程；成立「腰鼓舞隊」，編排功夫舞蹈；舉辦親子活動，製作中華傳統美食小吃等等。

看着一張張活動照片中孩子們天真快樂的笑容，我感到，正是這些參與度高、趣味性強的豐富實踐，讓孩子們在啟蒙階段就獲得了對中華歷史和文化的積極體驗，體現出單一說教所無法比擬的獨特優勢。而家長們的共同參與，無形中也擴大了「以文化人」的影響力。

臨行前，我把從四川成都帶回的熊貓盲盒贈送給了小升旗隊員們，在場的老師告訴孩子們這是熊貓，是我們的「國寶」。在我看來，這些陽光可愛、積極向上的小朋友也是我們的「國寶」，他們是建設美好香港的未來和希望。

◆保良局譚華正夫人幼稚園的校園活動甚豐富。

翠袖乾坤

別放棄醫治老人

余似心

有不少人的觀念是，年紀大了，反正時日不多，生病而醫治是浪費資源。無論是病者、其家屬、國家或地方政制決策者，甚至一些醫護人員都可能有這觀念。這想法當然值得商榷，醫治多大年紀的才是浪費？長者沒有求生和延長壽命的權利嗎？多活幾多年才算值得？年輕的是命，年長的也是命。有嬰兒夭折、有英年早逝、有百歲人瑞，無人能預知壽數。

最近我和家父去了和政府協作的診所複診，陳醫生經驗豐富，檢查詳細，一直照顧我們家人的健康，成了我們的家庭醫生。那天診斷過後，醫生問我們是否同意以家父作例子，讓兩位實習的年輕醫生學習。我們同意後，他便請鄰房的兩位醫科生入來。陳醫生首先請他們猜度一下家父的年紀，他們都驚訝家父已年近99歲。陳醫生向他們講述家父在93歲時患了大病，一連做了心臟和大腸兩個大手術。陳醫生說：「你們看他現在每天都自行量度血壓，清清楚楚地記下來，對我所問的對應如流，腦筋十分清晰，行動自如，活得快樂。」

◆不應因為長者年紀大而放棄醫治。 作者供圖

「所以，你們要緊記一點：千萬別放棄醫治老人！他們康復後，可以有愉快的日子！」陳醫生多番強調，兩位實習醫生不斷點頭。我為他這句話深受感動。

那時，我想起「醫者父母心」這一句話，現在我看到的是「醫者兒女心」！為醫者視病人如自己的父母，有能力的話必定盡力搶救，不放棄任何的機會和治療方法。

我好友的母親住在加拿大，2年前以99歲高齡，醫院為她做了個大型的心臟手術，我心內讚嘆，行醫者沒有放棄拯救任何一位病人，這也是對長者病人的尊重。現在這位101歲的伯母，樂於享受健康的生活！

網人網事

養貓養狗不養娃

狸美美

在港人正流行周末北上的熱潮下，上個月底剛剛結束的香港寵物展，卻收穫了「旺丁又旺財」的盛況。這個擁有18年歷史的「老展」，今年創下了規模最大、展位最多的歷史紀錄，足足650個展位，超過200家參展商，4天吸引客流30萬人次，且都是購票入場，非常有誠意。有商家直言，今年生意是史上最佳，比往年好了至少兩成。

香港展會的盛況並不是孤例。這幾年，被稱作「它經濟」的寵物經濟，正在全球尤其是東亞持續火熱，成為經濟大蕭條下增長勢頭最猛的藍海。數據顯示，2021年全球寵物市場規模按年增加8.1%，而內地2022年的市場規模複合增長率達到30%。

寵物消費高速增長的背後，逃不過兩個原因：要麼是寵物多了；要麼是寵物主更捨得花錢了。當然，也有可能是二者兼而有之。

先說「寵物多了」，這裏有着更耐人尋味的內涵，那就是很多年輕人正選擇養寵物而不養孩子。尤其在生育率一地比一地堪憂的東亞，雖然住得普遍不寬敞，也沒有歐美國家歷史悠久的養寵文化和習慣，但近年韓國、日本的貓狗數量已經超過小孩；台灣地區的新增寵物數量也已經超過了新生兒。至於中國內地，「不婚不育保平安，養貓養狗不養娃」正成為年輕一代日趨流行的生活方式——有調查就顯示，「95後」已經佔據了寵物飼養群體的36.8%，居主導地位。而香港寵物展展方也表示，21歲至30歲的年輕族群以及高學歷、高收入客群正主導寵物行業發展。有趣的是，年輕的寵物主增多，直接導致了寵物經濟火爆的第二個原因——「鏟屎官」們更捨得花錢了。

與隨性、勤儉的父輩們不同，這屆年輕人在對待寵物的態度上明顯更莊重和投入，以至於出現了「寵物擬人化」的大趨勢。原因很簡單，貓貓狗狗在老一輩那裏是「隨便養着玩的小動物」，甚至還肩負着看家護院、抓老鼠的工作期待；而到了這輩年輕人那裏，喵星人汪星人則是「世界破破爛爛，小貓小狗縫縫補補」的精神庇護所。甚至，養貓養狗不養娃，那貓狗就當娃養。有諮詢公司調查顯示，內地有近55%的飼主將寵物視為自己的孩子，27.8%的養寵人群將寵物當做親人對待。給家裏人花錢，有什麼捨不得的？吃穿住行自不必說，不僅要全更要高品質，此外，還有定時體檢、組團出遊、拍攝寫真、參加保險等各種項目，主打一個「人模狗樣」。有調查顯示，香港貓奴平均每月養一隻貓的花銷要近1,500港元。很多年輕人秉持着「窮養自己富養貓」的原則，當真是應了「男人消費不如狗」的段子。

至於為什麼養貓養狗不養娃？有網友總結說：「貓狗每天療癒我，孩子每天焦慮我。」任何社會現象都有背後的深層原因，簡單給年輕人扣上自私的帽子，並不能提高生育率，重要的是解決他們不生的痛點。當環境沒有那麼卷，當世界不再破破爛爛，那自然多多少少也就不用忙着縫縫補補，而有空想想娃的美好了吧。

信而有征

商品考古學

劉征

我最近意外看到一本畫冊，是捷克新藝術運動旗手穆夏的《穆夏畫集：少女的詩篇》。坦白講，這些插畫實在離藝術有一定的距離。一個明顯的標誌就是，你看完整本畫冊之後，竟然對裏面的作品毫無印象。唯一的記憶是穆夏喜歡畫各種姿態的少女，有站着的、有扭腰故作羞澀狀的，也有坐在花叢當中，手肘托着腮幫在沉思。

要說風格，這些畫兒類似於波提切利的畫，無論是構圖和姿態都像，唯獨缺了點靈氣。想當初，第一次在烏斐齊美術館看到《維納斯的誕生》時，我一下子就被這位少女悵然若失的眼神吸引了。她看起來很嬌柔，不是慣常那種拘謹的、正襟危坐的樣子。這就不得不讚嘆意大利繪畫的飽滿，在很大程度上，意大利人的作品都試圖用各種材質塑造出一個活靈活現的人。又過了幾年，我在盧浮宮大畫廊裏又看到波提切利，那會兒我因為研究了一段時間的油畫，就一眼抓住了波提切利的幾個特徵：薄如蟬翼的輕紗籠罩着的少女隱約可見的曼妙身材，淺雅流暢的色彩，還有各種眼神。

穆夏的畫冊在各方面都讓人想起波提切利，但有點像是把波提切利的作品用很粗糙的版畫設備給複製下來，等印好之後，只剩下一個輪廓，什麼靈韻也沒了。更何況，這些作品的顏色也像是被什麼怪物把生氣給吸走了，一點不鮮亮。所有貼畫都讓人有千篇一律的感覺。

不過在看這本畫冊的時候，我有了一個意想不到的收穫——好像一下子回到了小時候。來到了鎮上的小賣部，裏面擺着各種我想吃的零食。這畫冊讓我想起那些糖果的包裝紙。每次吃完，我都會小心地把它們拉平整，然後加在一本書裏，再過幾天拿出來一看，它雖說還有些褶皺，不過已經可以平整地躺在我的手心了。

還有小時候用的火柴，也是這種類型的貼畫。我其實對於新藝術運動並沒有什麼了解，不過這個畫冊在作者年表裏提到了這個名詞，我就把它找出來看了看。發現這個畫派不像古典時期那樣注重立體感，而是參考了日本版畫，做成平面狀。它的願望是要讓藝術成為一種折中主義的藝術，把貴族的藝術和平民的藝術進行一下中和。所以，我看到它並想到小時候就不足為奇了。穆夏本身的很多插畫都是廣告招貼。有的直接就印在產品上。

現在我們還能看到很多這種復古的店面。比如上海的摩登紅人，整個招貼都是舊上海梳着燙髮、穿着旗袍的摩登女郎；我記得在去聖米歇爾山上的時候還看到過法國也有類似的店舖，印象最深是一間餅乾店，叫做La Mere Poulard。據說這家店已經有120年的歷史。它的店裏都是各種四方鋁製盒子。盒子的正面印着手繪的餅乾、聖米歇爾山和小碎花。

這類復古的店面通常都很有規模，而且還有點藝術氣息。儘管這種藝術要打一個引號，不過你能看到它在某一個過去曾經大紅大紫過。因而，你就不得不承認，其實我們口中一直所說的文化向來都是大眾文化，大眾文化代表着有關於時間流動的哲學，那就是流行。它判斷的標準不是藝術品的標準，而是作為一個時代的印記被整體保留下來的考古學標準。在這些林林總總的、頗具規模又統一的商品招貼當中，我們回到了歷史。就好像穆夏的繪本，它一頁頁地將我們帶往童年。